

二十世纪 资产阶级哲学

[苏] Л. Н. 米特洛欣等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 020 8655 3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

〔苏〕Л. Н. 米特洛欣等编

李昭时 张惠秋 黄之英等译

王永江 陈启伟等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БУРЖУА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XX ВЕКА

Ред. Коллегия

Л.Н. Митрохин, Т.И. Ойзерман, Л.Н.Шершенко

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74

根据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本书共评介了西方现代十个主要哲学流派：实在论、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哲学人类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新正统派的新教和新托马斯主义，大体上反映了苏联学术界的观点，对我国读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

〔苏〕Л. Н. 米特洛欣等编

李昭时 张惠秋 黄之英等译

王永江 陈启伟等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98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068 1/32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8 千

印数 14,000 册

印张 10

定价：1.25 元

出 版 说 明

近年来，苏联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方面出了不少书。《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本。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研究组组织编写的。担任编委的三人中，米特洛欣是该研究组组长，奥伊泽尔曼是该所西欧及美洲国家哲学史研究组组长。各篇的作者，大部分是该所的研究人员。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主要流派，大体上反映了苏联学术界的观点。

本书各篇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李昭时、张惠秋、黄之英、郅兰琴和郭雅存等五位同志分别译出，经王永江、王荫庭、陈启伟、乔绪、蒋洪举、李昭时、王先睿和黄之英等同志校订，部分篇章曾经洪谦和熊伟两位先生审阅，最后由李昭时和黄之英同志对全稿进行了通读，并编制了人名译名对照表，附在书后备查。

目 录

绪论·····	1
二十世纪欧美哲学中的实在论·····	32
实用主义·····	65
从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	98
结构主义(哲学观点)·····	124
哲学人类学·····	148
古典精神分析学说与新弗洛伊德主义·····	166
存在主义·····	198
人格主义·····	238
新正统派的新教·····	267
新托马斯主义——现代天主教的哲学·····	288
人名译名对照表·····	309

绪 论

Л. Н. 米特洛欣

当代世界上精神活动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这一斗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关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命运的辩论，到对具体政治现象的评价。哲学是研讨人的生存和存在的普遍原则的，它自然处于这一场全球性对抗的最中心。在这场对抗中，西方哲学^①是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表现形式和维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手段，是阻碍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传播的工具。所以，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和许多党的文件都强调了这一斗争的迫切性），必须研究西方哲学。

但是，要说明西方现代哲学的状况，这个任务并不象初看上去那么简单。问题不仅在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大小流派，它们之间经常争论不休，对一些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而且，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它们的表达方式常常就是那么五花八门，看起来也无法找到一致的评价。确实，在鼓吹科学方法的新实证主义和根本反对科学方法的各种人本主义学说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有什么东西能把发端于托马斯·阿奎那（十五世纪）的新托马斯主义和从近几十年的精神活动形势中诞生的存在主义结合在一起呢？

^① 此处及以下各处的“资产阶级哲学”、“西方的哲学”、“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

然而，这样的共同点无疑是存在的。仅下面的事实就足以确定这一点：这些流派都存在于现代思想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中，并且都是由一些客观原因引起的。这些原因是在哲学本身的范围之外形成的，它们决定着哲学的各种具体变种的出现。因而，科学的分析不能局限在业已形成的哲学流派的内容上。它必须阐明那些深刻的、各流派本身未能表明的规律性和过程，归根到底，就是这些规律性和过程规定着这些哲学流派的内容，也就是说，必须描述这些流派所由汲取“生命之汁”并取得社会意义的那个思想现实。

本书是一本批判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状况的文集。以下各篇将向读者详略不等地介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几个流派。此外，还有一些超出个别流派范围的普遍性问题，放在绪论里来讲。

哲 学 的 特 点

首先让我们解答下面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流派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任务？适应着什么样的社会需要？同人类意识的其它形式的关系如何？

初看起来可能会认为，要弄清哲学的对象并不困难：只要听听哲学家们本人的意见就行了。——有谁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理论意向呢？然而这种办法却很少见效。每一位新哲学学派的首创者都照例不会满足于否定以往的学说。他要重新探讨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为唯一正确的哲学研究的范例。这样一来，在哲学的各种定义之间，也就象对具体问题的各种解释一样，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因此，必须“从旁观角度”来看哲学，从它所起的社会作用着眼，努力阐明它的客观内容，说明它同社会意识的其它形式相比，首先是同科学、艺术相比，有些什么特点。

科学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功能就是获取排除了主观性，可以用实验来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知识。科学的进步就是新知识的积累、增补、丰富，并且取代、排除、修正旧知识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的个性，他们的个人特点和理想并不直接表现在科学的内容中。不仅如此，对于现代科学来说，表现过去的科学家的观点的那种独特形式也是无关紧要的。这些观点仅仅被看作不归个人专有的科学知识的总体运动中的“一步”或“梯级”。

艺术就不同了。艺术家的个人认识在这里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艺术也是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但不能把它的意义局限于单纯的认识功能。它的过去不单纯是人类的认识中一些单个的“一步”，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一系列独特的描绘、形象和估价。

我们的论述是极其粗略的。但是这两种文化形式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则是无可置辩的。用这种对照的办法来看哲学，它又是什么样子呢？在现代哲学书刊中，就这个问题进行着活跃的讨论。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五届世界哲学会议（瓦尔纳，1973年）^①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A. 麦尔谢（瑞士）在报告中断言，“哲学不是科学，科学既不是一般的哲学，也不是某种特定的哲学”。今道（日本）的报告中也把科学和哲学截然对立起来。这个报告是存在主义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玄学的某种融合物。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则主张“争取哲学的科学性”，反对提出任何不能“被证实”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把哲学或者归结为对科学语言的分析，或者归结为具体科学材料的汇总。

这就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两种典型的和同样错误的观点。无论

^① 关于会议的情况详见：П·Н·费多谢耶夫：《第十五届世界哲学会议的总结》，载《哲学问题》，1973年，第12期。

把哲学和具体科学等同起来，或者从哲学中排除世界观问题都是不对的。同样，也不能把哲学同科学的认识对立起来，把它仅仅看作历史地变化着的人的“生命世界”的表现方式。这里讲的是哲学范围内这两个方面的比较复杂的相互关系。

哲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外界客观现实的知识，而且包括变化无常的人的存在的特定因素。哲学不单纯是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最大限度的概括，不单纯是“元科学”，也不是对不断变化着的内心感受的单纯记录，而是它们的综合产物，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它不单纯是知识，也不单纯是感受，而是“睿智”，是以知识为依据的对生命、对世界的一定的态度，是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一定的解释，是人确定社会 and 道德目标的手段。社会实践本身制约着对于哲学所实现的这种功能的需要。在社会中经常不断地发生着人们确定社会目标 and 价值目标，归附于已经定型的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体系的过程。这些过程也是各个集团为适应社会对于说明和讨论“生活的意义”、“历史的目标”等问题的需要而确定方向的办法。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都同这些问题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但从理论上研究世界观形成的途径，制订其基本原则的，正是哲学。

哲学不仅依靠科学，还要依靠整个精神文化的总和，它研究人的行为和认识的最普遍的原理和原则，提出人的存在等基本问题。哲学力图依靠理论方法，制订某些可靠的、万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和原理，这是它与科学相近之处。而存在着特别的、“人的”、“处世态度的”因素，透过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世界，则是哲学与艺术（也是与宗教、道德）相近之处。

其实，关于哲学的地位，争论的问题是：哲学仅仅是各种情绪、唯一的“内心”世界、独特的个人情绪的表达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性标准对它是绝不适用的）呢？还是理论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解答的精确性、有根据性、科学性是完全必要的)? 尽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哲学无法对深奥的世界观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不能成为革命积极性的可靠的理论武器。他们不仅提出不科学的看法,而且断言哲学中再也不可能有别种看法了。那些激烈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解释的明显的思想意义就是如此。

同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的立场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不能把适用于哲学的“科学性”、“有根据性”的概念只局限于关于所谓“精神的”、专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而把“合理性”标准排除于这门学术之外。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的哲学)包括在统一的理论知识体系之内,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类型、一极。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才能够对这个或那个流派作出评价,弄清它所提出的解答的深刻及充实程度,它所研究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社会和科学发展进程所提出的客观需要。

哲学最本质的特点,是它的社会制约性,它的阶级性。各种学说在提出关于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历史的目标”等等的一般看法时,都反映着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特有的社会政治作用和思想立场。

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现象的方法(其核心是党性原则),有助于揭示流传于西方的各种哲学学说的社会本质。党性原则要求把握各种思想理论的社会阶级实质,以及它们在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各个政党的斗争中的作用。

党性原则不是某种“附加”给科学方法的要求,甚至也不是科学方法的一个“特殊”方面。它致力于揭露各种哲学学说所具有的本质特点,因而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要求最大限度地注意研究对象的特点,避免任何一种简单化,避免以纯粹

激动的指责和敌意的夸张代替深入的分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证党性的方法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抹煞各种哲学学说的社会本质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也反对不能揭示哲学的特点的简单化作法的庸俗社会学。

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时，总是强调指出哲学论争同社会阶级矛盾的联系。他认为，为科学的哲学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重要的任务。“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别’有‘真正的现实的联系’，不然这个派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不成其为派别了。”^①大家知道，正是列宁承担了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追随者的繁难任务，这些人敌视马克思主义，却又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列宁为反对歪曲辩证唯物主义和把辩证唯物主义庸俗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另一方面，列宁也预先警告，反对庸俗社会学，反对把哲学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规律作简单化的理解。在这方面，他对B. M. 舒里雅齐柯夫的《西欧哲学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的批注是很说明问题的。作者在这本书中力图“对各种哲学概念和哲学体系给予社会根源的分析，”阐明哲学对“阶级内在本质”的依赖性。列宁写道：“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它对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讲关于‘组织者’的空话，只作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丑化历史上的唯物主义。”^②与此相反，马列主义的态度要求科学地“具体地分析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揭示哲学的社会本质，哲学对政治、思想生活的现实依赖性。在这一方面，西方最流行的哲学流派——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之类，——都是资产阶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8页。

② 同上，第38卷，第564页。

级哲学的不同变种。把这样的评价用于一般并不清楚地表露其具体社会政治立场的哲学，其意义何在呢？

问题在于，不应该把一个思想家的观点同他的社会地位，同他的主观愿望直接联系起来。马克思写道：“……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在评价哲学学说时，这个标准同样具有原则意义，尽管哲学同政治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

众所周知，政治的实质就是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和斗争，是国家和社会组织（首先是政党）的活动。政治家用自己的语言讲话，他以政治立场和政治纲领的形式来表达各个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资产阶级活动家通常不是以资本家阶级的名义表述自己的见解，他总是标榜全人类的理想，标榜“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考虑，标榜“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他需要拥有“万能的”、“永恒的”真理和理想的哲学，即需要使他的社会利己的和历史上具体的纲领充作全人类的理想。

另一方面，哲学提出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体系，为人们规定某种社会活动的目标，促使（或者反之，阻挠）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尽管远非总是能够给予直接的政治评价，它的社会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页。

级立场却在对这种或那种文化现象的解释方式中，在对时代的典型思潮的态度中，在对资产阶级秩序的或明或暗的态度中表现出来。这些或那些思想家对科学地体现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列主义哲学的态度，也是极为重要的标志。

强调指出下面一点也是重要的：不能把对于某个哲学流派的社会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原则评价同对它的个别代表人物的政治立场的评价混为一谈，因为这两者之间可能有重大的差别。在同一个哲学流派范围内可以有政治观点很不相同的哲学家。例如，只要举出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海德格尔，新正统派的新教徒巴尔特和布里特曼就够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他的基本哲学观点却依然如故（雅斯培尔斯、罗素）。资产阶级作者也往往利用这些事实，断言哲学“高于”社会现实，醉心于探求“不朽的”真理，这种真理不因历史地变化着的局势而失去光辉。

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确实往往不好直接对比。哲学的社会、阶级实质绝不能归结为就某些政治现象所发表的言论（虽则对这些言论应当予以注意）。这种实质一般不能以一个思想家的主观意见、他的自我评价为依据。列宁写道：“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①

在对待迫切的社会政治和思想问题的态度方面，哲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整个哲学史表明，只有那些触及使社会为之激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反映和维护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利益的哲学学说，才会产生影响，获得意义。至于这些利益是以特殊形式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26—227页。

表现出来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某些社会政治观点是不依赖于哲学家的活动而形成的，却必然是他可以领会到的，这些观点不包括在“纯形式”的哲学概念中。它们只是哲学观点的“建筑材料”、原始成分，它们形成一种特殊的“力场”，研究世界观问题的人的思想就在这种“力场”上运动。然而在哲学体系的范围内，它们却表现为特殊的形式，翻译成特殊的语言。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性”和“永恒性”这种独特的资产阶级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部分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的。资产阶级哲学通过这一思想的棱镜来阐明人的问题。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察觉到资产阶级社会中正在发生着“人格解体”、“人性沦丧”的过程，不安、对未来失却信心、恐惧、孤独等情绪正在增长。他们对“异化”津津乐道，这个术语成了当代人的状况的象征。然而（这里就表现出他们的社会立场），他们却没有阐明制约这些病态过程的那些社会历史状况。相反，他们却把这些暂时的状况当作“天然的”、“自然而然的”，因而他们提供的解决办法，要么是局部的改革，要么是采用心理治疗技术，要么是改变人的“内心”目标。

可见，把这种或那种哲学学说评定为资产阶级的，根据应该是：这种学说的阐释是在狭隘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水平和立场上形成的，它对资产阶级意识的观念给予最高的哲学肯定。

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详尽地制订了判断资产阶级观点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了他的方法的特点：“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着重号是引者加的）^① 总之，分析“定下来的”内容还不够，必须从整个社会历史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10页。

境中引出、理解这一内容，——简单说来，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质就是如此。列宁也认为这个方法论要求具有决定的意义。

正是这种从对社会政治环境的特点和矛盾的依赖性中来研究各种哲学学说的方法，应该成为评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特点的基本方法。必须指出，应该细心观察资产阶级社会在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经济基础中发生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意识，特别是对哲学的影响，从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个流派。因此，不能不研究“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瓦解的原因和形式问题。

“古典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哲学

在苏联的哲学著作中，对“古典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比较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成功的尝试。^①这种对比的主要标准和“中心座标”就是对人的认识潜力和社会潜力的态度。

早期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中心主题是颂扬理性，肯定人的认识的无限性是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保证。这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哲学形式。对理性的崇拜正是资产阶级反对“蒙昧的”、“非理性的”封建社会的思想表现。作为启蒙哲学的特点的对人和社会的那种理解，也是与此有关的。

启蒙哲学的出发点是：就其禀赋和能力来说，人本来就是理性的动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以理性的原则去建立社会制度。社会本身被看作实现社会理想的结果，对这些社会理想必须根据它们是否符合人的“真正的”本性来评价。因此，在启蒙主义者看来，为了建立“自由的”社会，人们对于人的真正本性应当有一

^① 例如，可参阅《现代世界的哲学。哲学与科学》，俄文版，莫斯科，1972年；T.H. 奥伊泽尔曼：《历史哲学科学问题》，俄文版，莫斯科，1969年。

个清楚而明确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弄清这一点。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贯穿着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智传道的意识：它描绘出一幅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启蒙活动的基础上达到幸福和自由的诱人前景。

这种社会情绪在哲学学说的主题和风格中以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人能够认识天然的和世界的世界，这一点成了传统的信念。因此哲学的任务被理解为：向人们说明（并且解释）他们认识自然及征服自然的“天然”能力，订出认识的方法，为认识程序找出最可靠的认识论依据，使这种认识程序的成果得以驱散传统中的无知和蒙昧，从而消灭社会的不义、专制和贫困。“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渴望曾经把那一时期各种派别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联合在一起，分歧仅仅在于对实现这一任务的途径和设想。这就是培根和笛卡儿、斯宾诺莎和洛克、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中的内在感召力。

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中，明朗而安定的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并使资产阶级哲学作为确定的思想现象获得严整性。^① 这一个历史的界标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这时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正在结束，社会发展的灾难性和毁灭性清楚地显现出来，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明显，表现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形式，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开始成为一支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正是在这时资产阶级哲学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哲学革命”，造理性主义学说的反，企图建立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哲学。例如，克尔凯郭尔怀疑任何一种理性主义体系的合理性，提出同个人、同个人的感情、情绪、体验、同“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紧密联系作为哲学研究的准绳。他否定黑格尔的学说，认为它忽

^①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非理性主义类型的哲学流派（巴斯噶、德国浪漫主义者、克尔凯郭尔等，主要是一些宗教思想家），但决定当时哲学主流的并不是这些人。

视生命问题和现实的个人体验，把不可重复的情境排除于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为了无名无姓的、冷漠的绝对精神而牺牲了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心情不安的人。

克尔凯郭尔的观点^①反映了资产阶级哲学研究在性质上的深刻变化，他们提倡的格调很快就占了统治地位。把F. 尼采、G. 齐美尔、H. 柏格森、W. 詹姆士、F. K. S. 席勒、J. 杜威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于理性和理性主义体系的敌视态度。他们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不去研究个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尺度，因而无法为个人在复杂的世界确定目标。

如果说过去的人道主义观念是同崇拜知识，颂扬理性而反对“蒙昧的”、“含糊的”偏见和下意识联系着的话，那么现在却产生了特种的“非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形式，恰恰是诉诸下意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哲学对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那些公然敌视科学认识，甚至（如存在主义）把哲学面向科学视为现代文明的罪孽的原因的学说居然得以广泛流传，究竟应该如何解释？问题在于，只有那些合乎在本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要求的哲学学说，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了解由于资产阶级社会进入国家垄断发展阶段所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中、社会管理方式中、科学组织中、群众思想、心理的形成和传播的方法中的重大变化及类似现象的意义。所有这些变化不能不影响到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状况，其中也包括要求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语），制定人的认识和行动的普遍原则的哲学。

因此，有必要哪怕是粗略地描述一下那些有助于理解现代哲学特点的现象。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思想体系和群众意识形成的特点，精神文化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特点。

^① 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观点详见：П.П.加伊坚科，《唯美主义的悲剧》，俄文版，莫斯科，1970年。